

大江东去

刘志刚 著

作品以东北某大案为蓝本，描述了公安干警、纪检干部与腐败要员及黑道人物的机智斗争，无情地揭露与鞭笞了被权、色、钱吞噬了灵魂并走向毁灭的腐败要员，细致刻画了高官坠落的心路历程与可悲下场。故事悬念迭起，读来惊心动魄，令人警醒。

此书系同名电视剧《大江东去》的原创小说，隶属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国纪检报》参与拍摄。

热读频道

中

版社



热读频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志刚/著

大江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东去 / 刘志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5004-3873-7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236 号

责任编辑 何 力
责任校对 徐 春 倪
封面设计 千里文化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 / 32

印 张 16

字 数 398 千字

印 数 1—3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虽以“慕马大案”为蓝本,但故事、人物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1)
第四章	(76)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30)
第七章	(158)
第八章	(186)
第九章	(208)
第十章	(234)
第十一章	(259)
第十二章	(284)
第十三章	(307)
第十四章	(329)
第十五章	(354)
第十六章	(378)
第十七章	(403)
第十八章	(425)
第十九章	(448)
第二十章	(476)
尾 声	(502)

第一章

1

“呜—呜哇—呜哇”！一辆接一辆的警车闪动着红灯，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总统大厦。

奉阳市总统大厦气势恢宏、不同凡响，在宽阔的永平大街上，它鹤立鸡群，自成体系。美其名曰“总统大厦”，确实名副其实，冠冕堂皇。这是由三座高耸入云的六十米高大楼一字排开，并被三层裙楼连接成一体的鸿篇巨制，彰显出一派皇家气魄，是一座功能齐全的五星级酒店。平日里，门前那些穿戴像宫廷侍卫、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保安人员，气指颐使，吆三喝六地阻遏衣冠不整的人远离大楼。对这座大厦行人只能从远处瞧瞧而已。

今天却不同往常，大楼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许多百姓。神气活现的保安人员威风顿失、退避三舍。警察奋力地推搡着往前拥挤着看热闹的人群：往后靠，往后靠，再往后靠。

总统大厦喋血！也就是说总统大厦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案！

仲秋日晚上，总统大厦十八、十九整个两层八百多平方米住宅的主人桂一龙被两个歹徒绑架，扣为人质。据说，当晚五时许，有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找桂一龙，大厅保安人员与桂一龙通话，主人让他俩上去。直到晚八点多钟，人们听到闷声闷气的枪响。

“喂，警、警、警务区吗？这、这里发生了血案！”一个年轻女人由于极度的惊惧而断断续续地向警方报案。

警方接到报警，马上报告给局领导。此案立即惊动了本市上层，牵动着方方面面敏感的神经。市局不敢怠慢，迅速组织强有力的警员，会同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准备营救人质。听到刺耳的警笛声，又来了这么多武装到牙齿的警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过往的行人、四周的百姓，人们水泄不通地围上来看热闹。

电视台记者肖楠开着北京吉普赶到，身后跟着摄像，她举着话筒，对着警方就要采访。刑警大队队长凌云志，伸出大巴掌，挡住了镜头，不耐烦地说：“无可奉告！”无奈之中，肖楠一眼瞥见了市局的尚副局长，马上凑上前去，甜甜地打招呼：“尚局，请您介绍一下案情。”尚局也在焦躁之中，刚脱口说出“别添乱！”可是仔细一瞧，是电视台熟人肖楠，立即换上一副笑模样，和蔼可亲地说：“哦，肖小姐，失敬！不过实在对不起，对此案我们也不清楚。只接到一个女的报案，说是桂一龙被人绑架，扣为人质，其余的就不甚了解啦！要不，你先等等，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我立即告诉你！”

肖楠只好说：“那好吧！”尚局知道肖楠有些来历，有些根基，哪里敢冒犯？不得不用好言好语搪塞一下。而肖楠听到“桂一龙”这个名字，如雷贯耳。那么这“桂一龙”是何许人也？肖楠知道，桂一龙是凯斯达实业集团的总裁，年方三十五岁，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事业有成，生意场上的大腕，据说资产也有十亿八亿的。这总统大厦便是他的精心杰作。如果说他仅仅是位集团老板，腰缠万贯，在当今社会，这算不上凤毛麟角，还不至于惊动上层，关键是牵扯到他资格颇老、资望甚高的老爸——现时奉阳市人大主任。桂一龙是老市长、现任市人大主任桂焕臣的独苗苗、命根子。这样一来，案情就复杂了，重要了！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不但警方格外重视，尚局重视，甚至主管公安工作的罗大群副市长也亲临现场。市

委书记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保证人质桂一龙的生命安全。

然而这个“死命令”却束缚了公安特警们的手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公安局尚副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凌大队拿着话筒喊话。但是大楼里的人根本不答话。不一会儿，从楼上十八层窗户往外撒出一叠叠的崭新百元大票子，纷纷扬扬地从几十米高空飘落下来，足有十万八万的。虽然围观的群众很多，但是谁也没有见钱眼开、一窝蜂般地去抢，落在身旁、脚下的百元大票被人们拾起来，主动交到维持秩序的警察手中。

那两个歹徒绑架桂一龙意图何在？那么多钱被他们抛撒，显然不是为了钱。那么为了男女情仇？为了私人恩怨？人们不得而知，无从得知，不甚了了。

临时成立的指挥部，紧急制定了营救人质的三种方案：

一是将墙钻个洞，施放烟雾弹，将歹徒熏迷糊了，放倒了，再下手擒拿。

二是寻找一处间壁墙，爆破一个进口，特警冲进屋去，将歹徒生擒或者击毙。

三是派一架直升机，放下云梯，砸破阳台玻璃窗，特警冲进屋，毙伤歹徒。

头一个方案，怕施放烟雾弹引起整个大楼起火。一旦着起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损失不可估量，难以扑救，实施不了。

第二个方案，也难以实施。由于第十八层与第十九层相通、相连，属于那种跃层式的住宅，屋内净是死角。目前歹徒躲在暗处，不知道他们所藏身的方位，很难在第一次打击中将其擒获或击毙。那样的话，就可能危及人质的生命安全。市领导要求确保人质万无一失。这个方案不可行。

第三个方案也不甚妥当。直升机一来，歹徒极易发现，未等放下云梯，早就对人质下毒手了，也确保不了人质的安全。

一般来讲，劫持人质的歹徒都是有所图的。挟持人质不是要

出逃到国境外,就是要敲诈一笔巨款,或者以要求当局释放他们的同伙为条件。然而这两个歹徒却不同,他们不向警方提出任何条件,也没有要求释放他们的什么同党。任警方喊破喉咙,他俩就是缄口不言,不置一词,简直就是俩闷葫芦。而且他们从不露面,谁也弄不清楚他俩的身份。

刑警丁浩、郭岚一直围在凌大队的身旁,在苦思冥想妙计与对策。可是凌大队刚放下话筒,想给郭岚布置点儿任务,她却不见了。凌大队问别的刑警她哪去了,谁也没留神,都仰着脖子向上边看呢。

原来郭岚趁凌大队没注意的空当儿,挤出人群,疾步来到就在总统大厦不远处的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在急诊室里,她看到了桂一龙的妻子与小保姆。郭岚以女性的体贴口吻问道:“桂太太,疼吗?”桂太太右前胸挨了一枪,打在乳房上,没有伤及心脏,虽然淌了不少血,但没有生命危险。小保姆没有伤着,只是吓得精神有些错乱,一个劲儿地“筛糠”。看来歹徒是有意放她俩一条生路,或者故意放她们俩出去报案,制造轰动,让百姓尽知。

桂太太动了动,睁开了眼睛。郭岚轻轻地说:“你能告诉我们有关的一些情况吗?”桂太太救丈夫心切,顾不得伤痛,刚刚清楚一点儿,便喘着微弱的气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信息:十九层是顶层,屋外楼顶上是她家后接的空中花园。在盖楼时就让施工单位更改了设计,从楼顶上修了一个暗中通道,直通室内第二个卫生间。而这个卫生间被改为仓库,平时不用,进出口用壁柜挡着,轻易发现不了,只有她与老公知道。至于两个歹徒的情况,还未来得及说,她又再次昏厥过去。

郭岚没等她醒过来,便急匆匆地返回现场。凌大队瞧见她,刚要责怪,郭岚附在凌大队耳根说了些什么。凌大队眉梢一动,连忙说:“好,你跟丁浩赶快从消防通道上去,然后从暗道进去,我随后就到。”凌大队请示了尚局,又带了两名武装特警,紧随丁浩、郭岚

其后,由十九层走廊通往楼外顶部的楼梯,进入十九层外面的“空中花园”。凌大队他们与丁浩、郭岚会合,凌大队身先士卒,打头阵。他们找到秘密通道,摸索着进入了十九层第二个卫生间,蹑手蹑脚打开壁柜的门扇,小心翼翼地沿着墙壁搜索前进。一直没有听到动静,他们五人同时在一刹那间分别踹开五间房门,其他四间房屋里空无一人,只有一间大房间里有人:地毯上有一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左胸部中弹,击中心脏,已经气绝身亡。凌大队用手在他的鼻子前试探一下,没有丝毫鼻息。一张欧式的双人床上,苏绣锦被下面仰卧着一个男子,他头露在被外,右手握着六四式手枪,无力地耷拉在头的右侧畔。在他的太阳穴上,有一个明显的弹洞。似乎是他亲手开枪,自杀而亡。经过家属的辨认,地上躺着的是桂一龙,床上躺着的是行凶的歹徒,其身份来历尚没有搞清楚。凌大队打对讲机,让法医赶紧上来。现场提取了有关物证,两具尸体被抬走。根据桂太太及大厦保安讲,有两名犯罪嫌疑人闯进房间,现在仅剩下一名。那么,另外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哪里去了?凌大队与丁浩、郭岚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搜寻过了,也没有发现其踪影。显然他是逃离了作案现场。不对呀,现场围得像铁桶一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有武装警察把守,谅他插翅也难逃呀。莫非他会地遁抑或隐身?一个大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像水蒸气一样蒸发掉了,岂非咄咄怪事?凌大队带着丁浩、郭岚不死心,这敲敲那拍拍,就想把他抠出来。然而这一切努力,证明都是徒劳的。

当桂一龙的尸体被抬出电梯间,桂一龙的母亲扑上去,谁也拦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直哭得悲天恹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久便昏死过去了。人们又赶紧抢救她,把她送往医院。桂一龙的父亲、市人大桂主任虽然不喊不叫,不哭不闹,神色却骤然大变,苍白的脸颊上,面部肌肉不断地抽搐着,突然扑通一声,头朝后仰面摔倒在水门汀地板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尚局又赶紧安排人将桂

主任抬上救护车。这时，罗大群副市长也匆匆赶到，目睹了这一切。他铿锵有力地对尚局指示说：“对这起恶性案件，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查清它的来龙去脉。对桂主任、对全市老百姓有个明确的说法和交待！”尚局长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是，是，是，一定按罗副市长的指示去办，尽快破案！”

凌大队、丁浩、郭岚一无所获。在尚局长的催促下，只好暂时撤离现场，回去查找资料，等待法医尸检报告，然后进行案情分析……凌大队知道，最近一个阶段，别想睡囫囵觉了。他知道此案非比寻常，更感到肩上的压力十分沉重，似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凭着多年干这一行的磨炼，他完全能沉住气，而且有信心有能力侦破此案。他倒是有点儿担心丁浩与郭岚这两位年轻的警官能不能挑起侦破这起复杂案件的重担？这起案子对他们来说，相对复杂一些，而且隐隐约约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更增添了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凌大队陷入了沉思。

2

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下个没完没了。副市长沈培林坐在宽大的三菱越野车里，目视车窗外，雾茫茫一片，啥也看不清。司机透过雨刷器扫过的瞬间，勉强地辨认着路径。沈培林身旁坐着电视台主持人兼编导肖楠，旁边还有一位电视台的摄像。

“沈副市长，我就搞不明白，凭什么不让报道总统大厦凶杀案？本节目都做了，而且还向全市人民预报了有重大新闻要播出。结果电视台领导下令将这条重大新闻撤掉，不准播出，为什么呀？这命令是不是你下的呀？”

“肖小姐……”

“别小姐小姐的。如今小姐这字眼太扎耳、太难为情。一提到小姐，就让你联想翩翩。沈副市长，你还是叫我大号吧！拜托了！”

“好、好、好，”沈培林用一种柔和而又温情的目光瞅了瞅眼前这位如花似玉的女主持人，亲切地说着，“叫你肖楠好吧？事情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简单。总统大厦凶杀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它牵扯到市里的一位老领导。这位老领导德高望重，资望颇深，他惟一的宝贝儿子出事了，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们不能再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嘛！”

“这个案件全市几乎家喻户晓，电视台报道一下，有什么大碍？老领导的儿子出事了，就不能报道了？有这个禁区吗？”

“肖楠同志，”沈培林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还不知道吗？以前这位老领导非常谨慎，他儿子创办凯斯达集团，他一直持反对意见，坚决不同意儿子下海经商，以免招忌。他儿子执拗得很，非要自己闯条路不可。老领导见劝阻不了，就告诫儿子要学会内敛，不显山不露水，以免树大招风。他儿子还是不听劝，竟然盖起了三座连体大厦，还起了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豁亮名字——总统大厦！老领导因为这，心脏病都气犯了。他的一世清名都让儿子给毁了。如今腰缠万贯的儿子暴死，他也成了新闻人物。市面上说什么的都有，对他的压力就够大的了。所以市里决定，低调处理这件事，一不准见报，二不准见影，三不准见声，借以保护一下老领导。你听明白了吗？我的肖——”沈培林刚想说我的肖楠，突然发觉场合不对头，舌头便卷起来了。

“我还是听不明白。”肖楠很执拗，“这是哪门子的理由呀！”

“肖楠同志，搞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与规定从事，万万不可随心所欲、有闻必报。我们还是有别于西方的，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嘛。”

肖楠不想就这个话题再争辩下去，她不能同意市里的那约法三章。但她无可奈何，毕竟新闻报道还得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她换了个话题：“沈市长，我市这次支援受灾的山区，费了挺大的力气吧？”

“是啊，这个话题好。”沈培林还挺欣赏肖楠能见风使舵，不再钻进难以解释清楚的牛角尖里，“市里为了支援灾区下了大力气。这十几辆大卡车装的全部是我市人民捐赠的救灾物资以及市里各单位拿出来的生产自救的机具、材料。另外，市里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拨了一千万的专款，帮助山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总之，要把我们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的情意送到农民的炕头上，把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农民的心坎上！”

“好，沈市长说得好！好个炕头上、心坎上，说得好极了！沈市长能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在这泥泞不堪的山路上，不怕颠簸、不辞劳苦，亲自带队为农民兄弟送去党的春风雨露，不愧为人民的公仆、百姓的勤务员！”

“肖、肖楠同志过奖了！我们做得还不够。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只要农民兄弟能够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们这些当公仆的，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吃点辛苦还在话下吗？”

肖楠用小本子记录着沈培林所说的话，她受到了强烈的感染，我们市能有这么一位年轻有为、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的好干部好带头人，这是全市百姓的福分啊！肖楠本来就好激动，面对此情此景，她又激动起来，不免深情地瞥了沈培林一眼。刚好沈培林也投过来温柔的一瞥，俩人的目光像天空中的两道闪电，碰撞在一起，霎时间撞击出耀眼的、震动心弦的情愫。虽然这瞬间的撞击稍纵即逝，但是在俩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车队走走停停、磕磕绊绊，终于从泥泞不堪的山路上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乡里。县领导带领着乡、村各级头头及男女老少村民们，冒着风雨列队欢迎以沈副市长为首的支援受灾山区慰问代表团的到来。锣鼓铙钹齐鸣、鞭炮噼里啪啦作响，伴着雨声、风声、农民兄弟的欢呼声，交响着一曲迎宾的乐章，响彻了山村的角角落落，震飞了檐下的麻雀，惊落了水中的游鱼。整个乡村像过节一

样，欢腾起来。救灾物资、钱款很快发放到受灾群众的炕头。劫后余生，党的温暖让村民们一扫脸上的阴霾，抚平了心头的创伤。

乡里杀了几口猪，宰了十几头羊，剁了上百只童子鸡，八大碗十大盘，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茅台、五粮液、青岛啤酒摆上了桌。县、乡两级领导热情洋溢地请沈副市长、肖楠上座。

沈副市长眉头结了个疙瘩，他那女性似的清眉也竖立起来，像两只利剑。他不言语、不挪步。县里头头、乡里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沈副市长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按理说，凌晨就从大老远的市里，冒着豆大的雨点，一路倍加辛苦地赶到咱们这山沟沟里，又冷又饿，我们弄十几桌农村的山珍野味款待一下，也是在情理之中。沈副市长怎么不悦？不言语？也不挪步入席？

县长县委书记再次请沈副市长及其客人们入席。沈培林还是沉思不语，大家伙见他不入席谁也不敢落座。尽管人们都已经是饥肠辘辘，肚子里唱空城计了。

“嗯，照理说嘛，县里乡里村里如此盛情款待我们，我代表慰问团的全体同志应该深表谢忱！”他话锋一转，“但是，这顿饭我们不能吃。”

县领导直纳闷，是嫌我们的饭菜太土气？不够丰盛？受灾之后，能够弄这么十几桌像样的嚼裹儿，就已经是山穷水尽，勉为其难了。

“沈副市长，这饭菜……”县长也不知咋说好了。

“这饭菜很丰盛！我下过乡，我知道在大灾之后能摆出这十几桌的盛筵，意味着什么。”沈培林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自己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的情景，那时的苦头，他没少吃啊。“难为你们，各级领导，对你们的盛情款待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就请吧，不用客气了！”县长听沈副市长这么一说，还以为客人们过意不去呢。

“慢着，这顿饭，恕我直言，我们不能吃！”沈培林话语中隐藏着针刺。县长不觉一愣，此话何意？

“我先说说不吃的道理。”沈培林拿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掷地有声地说：“在这么个年头里，农民弟兄还在挨冷挨饿的时候，面对这一桌桌丰盛的筵席，我们能张开口，能咽下吗？我是个知青，我知道这些筵席的价值和分量，这是在办婚事的时候才能吃上的饭菜呀！”眼泪从他的眼角滚落下来。“我们是给乡亲们送来全市人民的心意，送来市委市政府的关怀，送来党的温暖，不是来吃喝的！不错，我是副市长，在乡亲们看来，是个不常见的人物，招待一下尽尽你们的心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是你们的勤务员，是你们的公仆。你们这么做，就是把我当成了外人，当成了贵宾，我心里难过呀！因此，请你们就按照招待家里人那样对待我们，把那些大盘子大碗都撤下去，送到敬老院，送到鳏寡孤独、伤残病弱的老乡家去吧！”沈培林用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县里乡里的头头十分的尴尬，但又不能不照办，菜撤走了，酒却留下了。沈培林让把酒也撤了，只给司机每人留一瓶啤酒解渴。

对沈培林的这一举动，乡亲们议论开了：“瞧瞧人家大市长，不兴甩大盘子，这才叫人们的勤务员哩。再瞧瞧咱们那些乡干部，不管啥事，就是吃吃喝喝，老百姓的疾苦，全丢到后脑勺了！”

肖楠又一次受到感染。沈培林在她的心目中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闪光。她把他的阳光种到了自己的心田里。

司机们可不太满意，边吃边发牢骚。这么大老远的，辛辛苦苦地趟过来，又累又饿，吃顿好饭菜还算过吗？仰脸吹喇叭——尽他妈的起高调！

肖楠不住地忙前忙后，将沈副市长罢宴的情景尽收镜头之中，回到台里编辑一番，定是一台杰作。特别是要让市民们更多地了解这样一位勤俭奉公、一心为民的好市长！

县里头头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他们一致决定在下次召

开的市人大选举市长的会议上,将选票投给关心群众疾苦、兢兢业业、以身作则的好公仆——沈培林。

3

副市长罗大群深入到向阳机械厂中。钳工刘师傅向他反映,下岗职工非常困难怎么办?刘师傅本是罗大群的师傅。罗大群在向阳机械厂技校毕业,参加了工作,一直干到团委书记,又在工厂的工学院脱产学了三年大专,在工厂里摸爬滚打了二十余年,后来被调到省团委工作。他对向阳机械厂非常有感情,也可以说他的根就在工厂里,扎在工人群众之中。

“大群呀,这些下岗工人都是长在厂子里,吃在厂子里,工厂就是他们的家呀。现在怎么兴从家里把他们一个个赶走,赶到家外边去,让他们失业,让他们流落街头?你是知道的,他们穷死也不会烂性。让他们做些下三烂的事,他们做不来呀!”

“这是改革之中难免遇到的事情,不减员增效,工厂就难以为继,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总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他们孤儿寡母的饿肚子吧!再改革也不能不让这些曾经是国家主人的工人兄弟吃不上饭吧?”

“这个问题是得解决,师傅您放心,我马上跟市委书记汇报,采取办法,一定解决好。”

“你可当回事办。工人们要上街,旗帜都写好了,上面就五个大字‘我们要吃饭’,我劝大伙冷静冷静,党不能不管我们。这不把你请来了吗,你可不能当了市长忘了你的家、你的根呀!”

“师傅,您还信不过我吗?我一定尽心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日子,我们发动大家伙给下岗工人们捐钱捐物,维持他们的生计,但不是长久之计。根本还得靠政府解决。”

“好,刘师傅,我代表市政府感谢你们为我们分忧。解决下岗

职工困难,确实是我们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罗大群让刘师傅领着他走访了几户困难极大的下岗职工,真的,有的职工已经揭不开锅了。

“刘师傅,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杯水车薪,我也知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赶回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罗大群把随身携带的二百元人民币拿出来了。

“要快呀,大群!时间拖久了,恐怕我也捂不住了!”

“好吧!”罗大群不再多说些什么,他知道刘师傅话语的千钧分量,他也是心急如焚呀。工厂里的下岗师傅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师傅,他们言传身教,把自己培养成人,如今他们有了困难,安家立业都成了大问题,自己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尽管自己没有分管这摊事,可是刘师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能让他们失望吗?

“王书记,向阳机械厂的问题十分严重,下岗工人很多都揭不开锅了,如果不抓紧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会出乱子的!”罗大群直接来找市委书记王国璋。

“你仅仅看到了向阳机械厂的问题,整个工业区很多工厂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个全局性的问题。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央或省属的,光靠我们市里来解决,恐怕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啊。柯市长已经多次找银行贷款发工资,银行方面说,银行只扶植经济效益好的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的,他们也爱莫能助。你瞧瞧,这国家的银行,如今也嫌贫爱富,势力起来了!”王书记呷了一口乌龙茶,点上一支软包中华,吐了一口烟圈,慢条斯理地说着:“改革嘛,就要有阵痛,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阵痛。我们要承受得住。”

“王书记,事情逼到嗓子眼了,总得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罗大群实在忍受不了王书记这种打太极拳般的慢节奏。

“大群同志,我比谁都着急嘛!”王书记又呷了一口香茶,他也有些不满意罗大群说话时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柯市长到北